

自覺

章士釗

人類者政治之動物也。今之人儘曰。吾不談政治。政治無與於我。而其所行。要不越政治範圍。政治之良否。要與其所行有直接若間接之影響。是其避政治而不言者。非嘗試而失敗。流於偏激。則惡社會之污濁。自矜高尚。否則知其無力。莫由自進。故爲飾詞以自處耳。要其心理所歸。莫不以當今政象有所未安。其本心以爲當然。與實境之所逼而至此者。決不相合。此則無論何人。諒未有否認斯言者也。究其實所謂未安者何在。所謂不合者何在。則又人人心目中確有此一境。至欲其按諸邏輯而表見之。立爲系統而指陳之。幾人人病於未能。非真未能也。感情之所傷。客氣之所中。俗論之所囿。見象之所局。據理斷事之勇氣不生。憑虛證實之機會絕罕。遂令所有思潮。失其條理。迷離惛恍。不可究窮。久而久之。社會中遂發生一種麻木不仁之象也。

愚論發端。乃欲爲安與合者求一究竟。此而不得。爲說萬千。皆爲廢料。此誠論政之大鍵也。讀者於此。請任執一人而問之。由何而安。由何而合。必且答曰。吾人所重者國家也。政事足以保持國家。則爲安。吾人日夜所希望。國家之和平而興盛也。政事而入於此途。則爲合。雖或其語未必逕直明爽若此。而窮其所之。罔不類是。是固可謂人心之所同矣。然國家果何由而保持也。又何由和平而興盛也。則其答案有可共見者曰。欲全國家。首當犧牲個人利益。欲措國家於上理。國民之義務。首當公爾

忘私。此其說誠是矣。又爲吾人所習聞者矣。然若充此說而無所於限。所謂安者果在是乎。所謂合者果在是乎。即其言而印以其心。愚又未見其必然也。以例證之。夫近世最足以亡人國者。莫外債若也。前清之季。吾國已困於此。無能自拔。有志者倡爲籌還國債會。擬募捐以償之。此有當於犧牲之說者也。而應之者卒寡。深識之士。竊議其無當。此何爲耶。民國既成。吾國之困於外債。無能自拔。更甚於昔。南京留守府倡爲國民捐以應政費。通電中有最沉痛之言曰。『將來殉債而致亡。毋寧此時毀家而紓難。況家未至毀。而可以救國不亡。亦何憾而不爲。』此有當於公爾忘私之說者也。而應之者卒寡。深識之士。亦竊議其無當。此又何爲耶。苟誠無背於犧牲與夫公爾忘私之義。而應之者少。同時復宣揚其義以爲當守。百喙而一致。舉國而同聲。二者之是非曲直。茲且不論。而叩其心理。則必有其一非爲本意之所存。昭昭然矣。是果犧牲說爲本意耶。抑非犧牲說耶。果公爾忘私說爲本意耶。抑非公爾忘私說耶。謂本意屬之前者。已證之於事實而有未然。謂屬之後者。又拘於大義而甚不可。於是倫理心理之間。有至難解決之問題以爲之梗。國之廢興存亡。亘數千年。中間命世之英。無慮數百。知言之聖。亦且迭興。類皆略心理潛滋之勢。而崇倫理矜持之義。舉世習焉而不敢以爲非。既不敢以爲非。而又無法以通其欲。公私不得其平。弛張一無所當。而國家根本問題。坐是無由了處。而真正之和平幸福。舉冥冥墮境於名分經制詩書禮義之中。且民欲不以正通必以變通。不以緩通必以急通。而吾有史以來之改姓易朔。狐火驚鳴。皆可由此點窺其真蘊。嘻。此豈細事也哉。

愚嘗略求其故矣。吾人國家與君主之觀念。全然未明。以爲君者即國之所寄也。報國之事。同於報

君。爲君致身。無異以身許國。荀卿爲儒作詁。有曰。『儒者法先王，隆禮義。謹乎臣子。而致貴其上者也。』夫曰致貴其上。則將自損其所有。或爲物質。或爲精神。悉以加於君焉。殆無疑義。儒家既以此垂爲大訓。歷世之獨夫民賊。復崇其說以取便於己。以是舉世之聰明才力，悉爲所禁制。而不敢一爲非常之思。荀卿所以歸美『大儒之效。』復敢稱引周公。大言欺世。謂其『兼制天下。立七十一國。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。周之子孫。苟不狂惑者。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。而天下不稱偏焉。』古今人情。大抵不甚相遠。吾人試一平心思之。當時成周之人。果誠以周公宰割天下。一憑己私。而絕不一議其偏耶。抑有議其偏者。而格於儒術。不敢昌言。或則昌言之。且抗拒之。而屈於威力。旋見殲滅。爲史家所不載耶。苟人類不無通感。愚知偏議不生。決無當於事實也。本篇之職。本無事徵取古訓。而涉筆至此。乃在說明吾人立國本義。乃在損下而益上。其所以爲損益者。初出於力。漸納於儒。觀夫韓子作爲原道。至謂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。詞旨繆戾。不足以欺童子。而千年以還。名儒輩出。舉稱其薪傳所接。上及禹湯。世論之蠱。可以想見。惟君國同體之義。至最近十載。已有變更。由是損下益上之文。轉爲損私益公之訓。而尋其言之脈絡。仍未免爲儒術所拘。以致行私者。每得託爲公名以相號召。抹殺民意以行己姦。毀棄民益以崇己利。動假微言大義以行。事過帝王專制之實。法律上無可抗。輿論亦毫無能爲。如此而謂之國家。尙復成何意味。愚誠不肖。又安得不略貢所知以哀告吾國人矣。

愚之取證。固不必訴之於極端之例也。凡圖建設國家。不究民心至於徹底。而因其所各各欲得者。

而利導之。使共同守此公約。而決無背畔。徒資假定前有之說。緣飾誇張。以相鉗束。馴致民情不得。民志莫通。雖當局者之精白賢勞。有百倍於今日。而愚主義所在。亦當捨之。特今日政局所顯之象。迥非尋常。第三次革命之聲。洋洋盈耳。主之者唯謀以暴力易之。他非所計。駁之者亦徒謂無方法無目的之革命。萬無可贊成理。至國家問題。究以何法而得解決。愚殊未之前聞。夫革命而無至高之鵠。釐然有愜於人心者懸以爲招。則其事即成。亦等於政權之易位。於國家前途。初未嘗有希望。則豈直三次革命無當而已。卽充而至於十次百次。亦猶是也。反之排革命者。自以爲其說之穩健而可行。有逾於黨人。然可行者亦未必卽行之而當者也。丁君佛言頗以代表斯派自任。其言曰。『吾人內察國情。外觀大勢。知非法之改革。徒以殘害人民。耗傷國力。仍不足收效於異日。但使不放棄國民之責任。堅定目的。踏實腳根。不爲利誘。不爲威屈。卽有條件之平和改革。亦足以得國民之同情。而驅政府於憲政軌道之內。』此其說頗近理矣。惟愚不解所謂責任。作何義解。所謂目的。屬何範圍。所謂和平改革。其道何由。所謂國民同情。其緣安在。尤不可解者。所謂驅政府於軌道之內。作何驅法。在丁君特未明言。要不得謂其別無方略。妄爲忖度。殊非所宜。且其所以驅政府者。意在消極。抑在積極。果政府不服其驅。勢將委之他去。抑終出於革命之一途。亦非愚職所問。惟世俗所用政治名義。誤解二三。歧解六七。甲曰國家。乙曰社會。概念既已不明。方針安審所出。因之急激者暴起。穩和者冒進。無力者自放。受禍者自傷。如是而已。而真正之國家。直無從見。豈惟不見。且或永絕。此誠當世之奇阨。而今之君子所不能不亟思審處者也。

國家者。一種之政治組織也。舉一國之人悉範圍於此組織之內。則第一條件。乃在一國之人。盡同意於其所以爲組織者。縱難言盡。而亦必有最大多數。相安無事。國家始有平和進步之可期。最少數之不同意者。其力亦足感動多數。使之屈服至於何度以應其需。已乃遷就至於何度以通其感。此猶不以爲可。則惟有脫其羈轡。自求所之。國籍自由。正爲此設。此立國之本則。腐儒之所駭。而法家之所稱也。其故則人之處於一羣也。所有意見情感利益希望。斷難一致。墨子所謂『遠土異國之民。是非利害之辯。不可一二而明知。』其言近之。惟不可一二而明知。則當以國之文野爲判。在墨子之世。誠如所言。若夫代議之制已興。輿論之道大立。舟車廣通。職業交錯。國中是非利害之所在。焉有遁形。誠無遁形矣。則所貴乎國家。亦在網羅此種是非利害。使之相劑相切。相和相讓。而共覓一途以安之而已。果吾有所是。非是不足以盡吾分。而有物焉。強吾不得是其是。吾有所非。非是不足以盡吾分。而強吾不得非其非。吾有所利所害。非是不足以盡吾分。而強吾不得利其利害其害。吾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。由是國家之義。至此而終。無政府之義。自此而始。何也。若而國家。不成其爲國家。亡之可也。若而政府。不成其爲政府。滅之可也。近世法家。莫不言國家之存。存乎公道。公道者何。凡居一國中者。無不各得其相當之分以去也。相當者何。吾盡吾分而有所是。吾當守之。吾盡吾分而有所非。吾當棄之。吾盡吾分而有所利。吾當張之。吾盡吾分而有所害。吾當屏之是也。信如斯也。或則以爲人欲橫流。其何能國。故墨子曰。『天下之人異義。是以一人一義。十人十義。百人百義。其人數茲衆。其所謂義者亦茲衆。是以人是其義。而非人之義。故交相非也。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。皆有離散之心。不能相和合。至

乎舍餘力不以相勞。隱匿良道不以相教。腐朽餘財不以相分。天下之亂也。至如禽獸然。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。父子兄弟之禮。是以天下亂焉。『惟是說也。愚滋惑焉。蓋墨子所持。乃倫理之常談。非政治之要義。乃家族主義之所重。而國家主義之所輕。父子兄弟。不能相和。餘財積粟。不以濟衆。此社會通病。數當世文化最高之國。其病不僅不免。且又甚著。果墨子之所謂亂。止於此而已乎。則生人之理亂。殊未易有定評也。字以禽獸。此墨子根本觀念之異。而決無與於近世立國創憲之本經。所謂一人一義。十人十義。百人百義。無論人類通性。不甚相差。宇宙事爲。歧趨有限。其義之多。將不至如是其衆也。即衆義紛呈。有若此矣。而號爲國家。當乎真理。亦決非無游刃有餘之地。使之自生自滅於其中也。

說者曰。吾請得奉子之言矣。惟人人自爲其是非。自爲其利害。以此形爲國家。羣然安之。必也其所以爲是非利害者。不相凌越而後可。而此則事實之不可能者也。果不可能。終亦必亂而已矣。子又何說。曰此國家之所以賴有組織也。組織之起原。必也一羣之人。自認其固有之利。而謀所以保之。同時又認保之之法。莫如結爲一體。立爲規約而共守之。以故國家之職務。一面在鞏固個人之私權。一面在維持社會之秩序。苟能以人權自由之理。與公安國利之道。互相調融而無罅漏。則其國之文化。已達於觀止之境。無可更高。惟欲圖此。而人權自由之式。必求其與未有組織以前。同出一轍。雖在豎子。有以知其未能。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。在有政治覺念。則凡政治事情所求於己。而以爲公共和平之代價者。決非不能自審其限度。而在此限度以內。當割之利即割之。當低之求即低之。此憲法之所由來。而一國自

有憲法以上。初不虞其與此義或相背也。憲法者何。一國權利之規定書也。其所規定。必其協謀聚議。斤斤計較。已經相劑相質。相和相緩。而確爲一羣所能共守者。由是人之是非利害。如不與於政治之域。則聽其人持一說。家守一義可也。若或與焉。憲法以及他種別行諸法。立爲定義。設有大閑。又何相畔相越之足憂也乎。

凡右所陳。乃在闡明爲國之道。不在毀民之所有以集乎公。而在致民之所有於相當之位。斯而可致。國已隆興。反是而行。靡不腐敗。故今茲舉國怨嗟。民氣抑塞。即而察之。亦人人失其所以相當者一語盡之矣。政士以失其相當之地位。無所行其志。言論以失其相當之機關。無所盡其說。農賈失其相當之機會。無所致其利。推之財產生命。全失其相當之保障。予奪唯命。生殺唯命。萬民耗其生機。社會成爲枯臘。而當今政蠹。猶且假託儒言。肆爲顛預。非曰國家必爲前提。即曰統一萬不可缺。無論溝壑所委。日有幾何。問閭所苦。已至何度。而名分一日可假。即泰然而以自安。至持論之家。中流之士。率皆困於久假不歸之說。震於一時無對之威。理想與實際。二者皆無能抗。實則所以不抗。出於自然。則亦已耳。而叩其本懷。則耳目接觸。何者爲可傷。何者爲極戾。舉非漠然無所動於其心。以是社會之感情。日益損傷。非入於銷沉。即流於偏宕。正氣不生。全力皆廢。國本之撥。蓋已成於不知不覺之中矣。此又豈盡當局之咎耶。愚今請正告天下曰。民利不張。國利胡有。民力不堅。國力胡生。民求民利。即以利國。民淬民力。即以衛國。凡言毀民而崇國者。皆僞國家主義也。此種僞義。無論倡之者。動因何似。吾人一例辭而闢之。一切拘墟之詞。籠罩之說。荀子所謂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諸謬悠之

談。其在今日。皆當絕其本根。使無遺孽。號稱國家。凡隸其下者。對於已有之利益。已有之主張。苟屬正當溫和。率自有其邏輯之位置。應保持而不失。若以國家之故。而致兩者成爲齟齬。則必非國家本義如是。而爲假藉國家以售其姦者之所僞託。可以斷言。於時吾之本意。遵於常經。其爲自矜。抑爲自克。一視事實。都可不論。苟或外境所接。與此相反。可一本乎主觀。絕不矜於客感。而以片言決之曰。吾有心之所安。國家當安吾所安，吾知理之所合。國家當合吾所合。如其不然。則其國家已不成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。或存或亡。了無關係。必議存之。吾人亦惟求其所以相當者而已矣。至求之之法如何。非本篇所能議。求之而即得與否。亦無能預爲之說。惟確有應求之道。且一言求之。人或以國家主義以及他種類似之語。來相間執。吾人可立批其僞。絕不以亂吾心曲。凡關於權利欲望之種種主張。直主張之。無所容其囁嚅。無所容其消阻。此則本篇之所三致意。而求國人之深喻其旨者也。誠或喻之。斯爲自覺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民國三年八月）